

曾家錄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62
冊數	5 (1)
函號	311 22

31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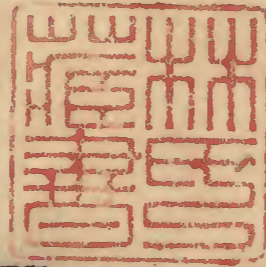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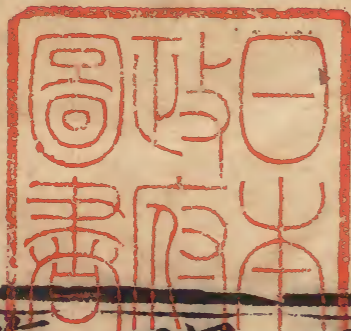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宗門第一書

圓悟碧石巖集

杭州北橋北街東嶺中張氏書印行

淺草文庫



碧巖集標的宗門真霧海之南嶺夜途之
北斗也一炬之後善刻不存今多方尋訪
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大師房真本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及應言○

興江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故繡釋
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圓悟心法
了然目前向上機關頭頭是道貝眼幸鑒

本朝濃州路神龍禪寺新刊

至聖命脉列相大機換骨靈方顯神妙術其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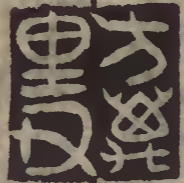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
不露風規秉真佛煖相針錐頌出衲僧
向上已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
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
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
人慈以垂慈別抉淵源剖析症理當陽

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
來。一隊老漢。次第松栴。按過須知。趙壁
本無瑕類。相如謗詐。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
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
幸親。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蘭編。
鄙拙敘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叅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
自達磨者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
曰本末無一物。為南宗。白時二勤。
拂拭。為北宗。於是禪宗頌古。
行在。其後有翻案法。呵佛罵祖。
無所不為。間有深得吾詩家活
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焉用言句。

雪竇真圓悟去後心切大慧已一
 炬丙之矣。嶠中張堯明遠燃死
 灰復板行布所謂去後心切者
 歟。大德甲午唐子。甲月初八日
 癸丑家陽山方。回萬里序

嶠中地名在吳越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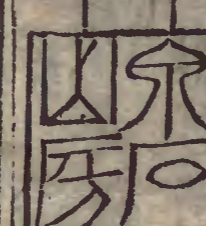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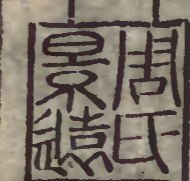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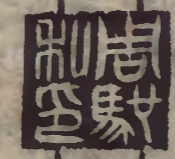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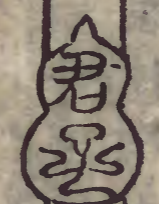


亦所謂

明遠
 雪竇
 悟道
 漢

碧巖集者國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
 焚棄其書。世間種之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
 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
 徇物。必至於失己。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
 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說。往漢推測愈
 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為出世間
 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
 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
 為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
 是叨。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也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夫阿之動天下之利動也登山則飛禽豹之水則擊蛟龍人之知之盡於足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捕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而盡疑之哉有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鳴中張氏始更刻宋末謀於子遂其身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玉岑休人居士取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巖巖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間板豎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更讀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隨具眼為之勘辨

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譴罪底裏悉見情
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
歧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之接引一棒一痕
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入於死二也又其
次則犯稼憂深繫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絲之
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囑俾之心死蒲團一動
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
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
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

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柰何末
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鬼神
猶不離簿傍入門戶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刻
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
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為乎羚羊掛
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
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園悟願子念孫之
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
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截終末後乃謂不曾說一

字豈欺我哉。園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
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推之輓
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嶠中張明遠復
鑿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
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
大慧憂之，而園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
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
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嘉禾子成刊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
明三日機鉢，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眾流，東
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
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啣溜漢，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是甚繫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

箭過新羅，可然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惺

惺，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却較此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
不免一場懺懺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
志公趨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胡亂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啻啗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
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
人去他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踏下放
大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
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
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
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失雖然
恁麼能有幾入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
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辦道奉佛誥證天下起寺度僧依
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
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
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爲什麼
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
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

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撥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然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

來即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懺羅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
號為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
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捺糊武帝却
供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迷遺使去取好不唧喙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據他出國猶較此子人傳志
公天監十三年他去達磨晉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
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論議師相指心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入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

逢之不逢
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
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麼處嗟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噴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怎麼去也還云不識
三个四个中也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豈免生荆棘脚跟下
已深數丈闔國人道不再來兩重公案用追作麼在
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憶換手提
曾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裏作活計清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費向草裏觀師顧視左右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審款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場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為分外作這去就猶較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鏑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是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撥一擻一撥只用四
句指定一則公案六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撥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他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
情識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
時鷓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
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為人處且
道廓然與你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論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樞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為慈悲之故須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
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
達磨便見雪竇未後為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

撥轉關捩子。出自己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子。古萬古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為久。赤心片片。又自云。喚來。與免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號。徃徃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眾云。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葛藤。至道無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纜。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取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撥舌柱上。
趙州云：我亦不知。撥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
既不知爲什麼，知道不在明白裏看。走向什麼處去。
遂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賴有這一着。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鉅金膠粘，堪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去。

教又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撥他。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佗撥着，徃徃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知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撥。
若是別人徃徃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寺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情相唾饒你發水殊
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
天下人不奈何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
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無理會得只管道趙州
不答話不為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
行水濁去花八裂捺胡也一有各種分開好只一般
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
麼天際日上下下觀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
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
毛卓堅麼觸醜識盡喜何立棺木裏瞠眼虛行者是

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吐稀木再生花連磨遊東
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
易揀擇明白君自看晴將謂由別人賴值自看不干
山僧事

雪竇知他落處所以如此須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
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各種二無兩般
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為什麼一
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
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
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
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頓絕了也至道有餘才所
以分開結異筭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各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觸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須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觸體
裏眼睛僧後問不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觸體裏眼睛
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僧云未嘗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
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髅無識眼初明喜識
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
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事實未後有為
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
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
撥到未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揀擇
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湏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
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
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刺

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
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恁麼也得太廉纖生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大孤危生不涉三塗如何
即是請試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
送年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
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
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
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徃徃枯

木島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為人處。如今多有又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躡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盃盃來有什麼巴鼻。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為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

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二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瓜為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愁麼莫錯用心好也。莫道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堪迷向阿誰說。說與愁人愁殺，又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子細出倒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誠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無鈞四海只釣獍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靈
寶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
豈不見興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
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鷓鴣捉鳩君不信觸
髓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習退身三步剖云
須弥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
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誠國若恁麼會只是
情見比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鷓鴣行氣
貌多輕忽緣穢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

屈堪迷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入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畫西時節因緣亦須應
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舉德山到為山擔板漢野狐精揆復子於法堂上不

妨令人疑着紙敗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煞有禪
作什麼顧視云無無便出如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

真師子見善師子乳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

點德山至明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來頭上太
高生未後太低生短過必改能有幾人便具威儀再

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是第二重敗缺。馮山坐
次冷眼者這老漢持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山
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馮山擬取拂
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效半籌天下人
舌頭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筆雲攬霧者就中
奇特靈寶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德山背却法
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無失
却脚下鞋已是殺身失命了也。馮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拔本眼觀東南意
在西北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

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與多少。馮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
後張弓天下衲僧跳不出。靈寶着語云雪上加霜錯
果然點

來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
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
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
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
即心是佛遂發憤擔鉢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
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
婆子賣油糍遂放下鉢鉢且買點心。與婆云所載者是

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
施油炷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采龍潭纒跨
門便問父嚮龍潭及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
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
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
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
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翹樹口似血盆一棒

生死不知少个者也

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五岳道去在山遂取
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馮山盛
化直造馮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
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
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
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
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著得情見來是他心
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
夜鐘聲隨拍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為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為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為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重寶著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樞相似眾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任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為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更與為山揪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為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為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眾中多道為山怕他有甚交涉為山亦

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六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為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為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為山恁麼是勝是負重寶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詩云雪竇著病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問自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替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也為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
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為山老漢不是好心
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
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為山與他受記得麼
喚作澤廣截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重
實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
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為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
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言猶在耳過二勘破兩重公案雪上加霜曾
驗墮三段不同在什麼處飛騎將軍入虜庭驗敗軍

之將無勞再斬喪身失命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得
活急走過倘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理能伏豹穿却鼻孔孤峰頂上草裏坐果然
穿過鼻孔也未為奇特為什麼却在草裏坐出會麼
兩刃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
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聲訛處
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驗墮真如德山似
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
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即廣遂

詐死脫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馬推墮胡兒
奪其弓矢鞭馬南馳繞行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
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雷震計在頭中用比德山再入相
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人見到說到行到用
不妨英靈有殺人不取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
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取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
人有底問着頭上一似初僧氣緊輕輕按着便腰做段
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此字相續更所以古人道相續
也大難看他德山為山如此豈是滅滅掣掣底見解再
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
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雷震領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
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雷震道不放過馮山
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
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馮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
裏雷震為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
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取眼
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
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明直下截斷為
藤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本獲已今日又恁

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⑤舉雪峰示眾云一盲引眾盲不為分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去莫謾大眾好打鼓普請看瞎打鼓為三

軍

諸人還有出頭不得處

長慶問雲雨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問云有慶云作麼生問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撓奪行市大瀉詰云我更與你諸

雲

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屁咄為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為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及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常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常頭唱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

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趣着他。此箇示眾。蓋為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接道者。出眾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眾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續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舉著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思。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當為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蹉過了也。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打。鼓着來，君不見，刺破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麼難見處。百花春至為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寫藤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剗，與他領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鏑。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此風規。早是落

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着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為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為誰開。

因舉雲雨齋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

這裏不收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
朝至暮功忌道着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收蝦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
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明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又纔
跨明便擲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
雲明凡去見至第三面纔敲明州云誰明云文偃纔開
明便跳入州擲住云道道明擬議便被推出明一足在
門闔內被州急合明拶折雲明胸明忍痛作聲忽然大
悟後來語脉接入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
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眾便問如何是佛峰

云莫寐語雲明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
如何明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語靈
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
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
座眾皆訝之雲明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入號
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王劉王將興
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王怒
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
吟後王來呈之廣王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
首座廣王悟旨遂寢兵請雲明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
雲明師開堂說法有勸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明

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為賣香客等因緣
劉王後謚靈樞為知聖禪師靈樞生不生通靈雨凡
三生為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
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
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
禪禪明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雨總不
言靈雨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嘆又說一字禪僧問殺
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明云露又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明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
又却罵入若下一句語如鐵榔子相似後出四指乃洞
山初智明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為太宗師香林十八年

為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明云是什麼如此
十八年一日方悟明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明尋常接
人多用睡州手段只是難為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錯錯
靈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
頭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
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
他不道明白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
他雲明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貴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
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隨

玩落動毫明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
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
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靈
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
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以生上是天
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奈拄杖在我
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下難為體究打入
葛藤窠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
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舊窠窠裏草茸茸腦後拔
箭是什麼消息墮在平實裏煙霧裏未出這窠窠足

下雲生空生嚴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啣啣漢勘破
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
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
着時如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靈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玉寶劍揮一下了然
後略露此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
七人多作筭數會道去却一十五日已前事靈竇驀
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
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
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
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直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為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
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
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雷震露此意教又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
便摧不為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茸茸煙冪冪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冪
冪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冪冪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

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寶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寶
又道我恐迷之迷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袂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為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為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
寶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者動者時如何白曰青天
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此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又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寶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道行麼擔枷過狀慧超咨和尚如何是
佛道行麼眼睛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依模脫出鏡
皎鑄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
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
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
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
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
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真負自

已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
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
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
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
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
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
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
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
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其
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
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這下大悟如今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
又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
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又依踈山自謂
得旨乃集踈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墜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自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為人也不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其相辜負不見雲雨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
彩已繁鷓鴣啼在深花裏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德慶事三級浪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莫誤大眾好踏
着龍頭癡人猶岸夜塘水扶籬摸壁挨門傍戶納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即角論訛更
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閑挨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然傷慈
為久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為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昂鬚鬚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交噉似岸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為龍也端語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

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頃極好只是太拙靈寶頌
得極巧不傷鋒把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
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
什麼處

善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
諦流布紙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踏地獅子有
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
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
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
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
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

箇什麼道理還委麼試舉着

舉翠出夏末示眾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開口焉
知恁麼看翠出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
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
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
明云關走在什麼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出至夏末却恁麼示眾然而不妨
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
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
時節翠出就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
處古人垂一鈎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為人多錯

會道白曰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莫未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
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有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聲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雨保福長慶三人哂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
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羣蟲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羣由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直下酬唱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着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雲寶爲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領出

翠出司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
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閑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
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
實也不少和聲便打滾到保福同行道伴猶作這去
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莫
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勞翠出這野狐精合取口好
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捉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
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只是佛山僧從來無
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識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
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
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又
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為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
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
散大眾恁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
竇道千古無對他之道看翠出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
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
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
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雷光若不是頂門
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眾直得千古無對過
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
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閑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何直饒是具透開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
翠虫失錢遭罪是雷竇失錢遭罪是雲雨失錢遭罪你
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
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勞勞翠虫分明
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雷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
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須翠虫大
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
雷竇有天才所以從頭至尾一申穿却末後却方道長
慶相識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鑊錐在手殺活臨時漢去
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

麼生若無透開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柰何且道
如何是透開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⑤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著爛泥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開也相罵饒你接甬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
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明道如今禪和
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
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明中為初機後學
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
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識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
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益與
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
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
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按問這僧致
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
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
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
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
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
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荆棘林淨鞞鞞
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
八橫終不執無定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
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
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
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
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
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
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
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
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
似纔撥着七花八剌教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
日搗手揸背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
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

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靈寶拈出來當面示又趙州一日
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
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
奇特兩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
入草求人_{取靈寶頌}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

向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樂迦羅
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撥天橫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門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
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
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劔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
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須致箇問頭大似無
事生事爭奈向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喜責他
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為透底人自
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
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
騎門闔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舉起外道無
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
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靈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
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又似問境相
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入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
他答此謂之有機有機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
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
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
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重寶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
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重寶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
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
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螻
蠓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

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者

十舉睦州問僧近離其處探竿影草僧便喝作家禪客

且莫詐明頭也解德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鴨虎

之機猿人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

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

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無語果然摸索不

著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

為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

用睦州機鋒如閃雷相似愛斯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

似箇荆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

又示眾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

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為又多如此這僧也善離球爭

柰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感亂一場只如

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

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

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

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

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又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

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

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脚
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雷寶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又作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消乎賺殺人
括來天下與之看者即不無覷着即瞎闍梨若着眼
看則兩手指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雷寶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與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與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
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與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雷寶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鹿明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雷頭道若論

雷寶頌

三十一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此字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久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久看且道作麼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峒中張氏
書隱刻梓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
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
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一舉黃蘗示衆云打水磑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
出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破草
鞋掀天搗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
動衆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
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
作麼生也好與一拶臨機不得不恁麼葉云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直得分踈不下瓦解水消龍頭蛇尾漢



黃集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
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
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拍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
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
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聖性當碎汝脛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
麼處來集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為何事集云
不為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集百丈丈云什麼處去集
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
黃集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
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白有何言句願聞舉

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
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為又我取拂子豎起祖云即
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
直得三日耳聾黃集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
嗣馬大師麼集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
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集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
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集一
日又問百丈從上示來如何指示百丈良久集云不可

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葉與裴南園為方外友裴鎮死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按置於座略不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葉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人葉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為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葉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
後人為陰涼葉云吾已知濟來辭葉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惠去濟到大惠遂舉前話不知
某甲過在什麼處惠云葉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葉葉佛法無多子木
惠獨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惠處下三拳惠拓開云汝師黃葉非干我事一
日葉示眾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閑接

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
故却與云首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噯酒糟漢徒
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
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
時愛罵人作噯酒糟漢人多喚作黃葉罵人具眼者自
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鈞釣久問衆中有一借身命底禪
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從上宗旨有時擒
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

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編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天子

曾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伴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

奈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

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

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葉處乞命

靈寶此一頌一似黃葉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你真贊會

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葉

恁麼不覺自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

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

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搭荷愈沒弱
古人道無量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此子自然觸處現成靈實道
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
蛇眼擒虎兇機靈實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
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經三度親遭弄爪牙黃葉
豈是如今惡胸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
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
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
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

長慶四年晏駕有二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
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巖開和尚會
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
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
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葉在
彼作首感稟一曰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
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稟云不着佛求不着

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木中云用禮何爲葉便掌木
中云太產生葉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鹿說細葉又掌木
中後繼國仙賜黃葉爲公龍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
斷際禪師靈實知他血脈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
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
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
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者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鍊葉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
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
淡而無味古又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
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
妨截斷古又舌頭又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
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
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遶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
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
句下尋詩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
是截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已
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
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一條相似舉足下是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明餉餅話
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
三斤千百年帶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
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片快鷄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
右眼八兩姪城宮裏作窠窩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
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
闇黎恁麼見跛鯨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異
土阿誰打你鷄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
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
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癩兒牽祥山僧也恁

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契不合契呵呵蒼天夜半更
添冤苦嗟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
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
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
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
鈎四海只釣獍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
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略露些
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
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
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

應頌云覲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鏡
影動寶劔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
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明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
慈明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明云放你三頓
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明
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
遂云某甲他日向無入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
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藏脂帽子脫却鷓鴣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
地作箇無事人去明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
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顛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
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雲實云
若恁麼作展事與殺機會正似跛躄盲龜入空谷何年
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明和尚
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明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
僧云不會智明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
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眾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承言者喪帶句者迷雲實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
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
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
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
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鑰難
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須只頭上
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大夫作宣
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且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
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
得即哭院主無語軍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
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

不妨聲訛更道嘆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疑天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
冷如氷雪細處細如氷末深深處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
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
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五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馬入蘆花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椀裏盛雪塞斷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
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
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為第十五祖
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
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
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
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
語只是無久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
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
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
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拖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
茶來與這僧去雲雨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墮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
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
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
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
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
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
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羲遂自開門提婆於
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
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
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

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
衆中謂之墜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
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
作法嗣善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并
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
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
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
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
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鏑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
路有陷虎之機脫入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無易同人

會石鞏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
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
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見也未解道銀椀裏盛雪皚
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
自知兼身在內關黎還知麼一坑埋却不知却問天
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
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幡之下起清風百
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
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

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
麼道理去雪竇微露此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
云解道銀瓶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
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
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嚮之
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
陵道銀瓶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風
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四舉僧問雲明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
不會着藤窠裏雲明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
老鼠咬生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
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
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明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
他道箇對一說雲明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
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
如斬釘截鐵教久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
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
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
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
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
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
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鱖鯪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絕傍觀有
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恁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
會各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玉塊雪竇也是松
節閣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
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角
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啞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槩在什麼處更有
一槩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槩又

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
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
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
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
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大似
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閣浮樹
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閣浮洲
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為名各閣浮提其樹縱廣七千
由旬下有閣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
故號閣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閣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暗之仰之讚
嘆雲雨有分雲雨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
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實一時
頌了未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不道全得如
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
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五舉僧問雲雨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踣跳
作什麼倒退三千里明云倒一說平出越出囚人口
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

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雨也不柰他何雲雨有
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
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
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
一法與久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
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
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
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
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
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聲訛在什麼處所以道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
處既聲訛谷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起賊有者
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
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
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
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
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
八分一節在祢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為君訣泥裏洗王塊着甚來由放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相似太煞減又威光漆桶如

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將難求野狐

精一隊別別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踣躄擾擾忽

忽水裏月青天白日迷頭認影着性作什麼

雷實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

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

水同死同生所以雷實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

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

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

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為他無許多

得失是非滲漏。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二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眾。非鳳毛也。南史云。宋時謝超。宋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僚後朝中。無比。當世為之。獨步。善為文。為王府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宋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宋殊有鳳毛。古

詩云。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眾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某甲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為。又須至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搵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教令入

荒草落荒草者救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
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
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寐萬
古徽猷入此明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
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
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
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
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
路外道窺無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
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咏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

更須知有建化明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此子若是本
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杜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咏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
許多見解作什麼清云還得活也無虧買帽相頭將
錯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
撐天拄地擔板漢清云也是草裏漢果然自領出去
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平輩同時初見
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咏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
示眾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咏同時眼有啐咏同時用
方稱衲僧如母欲啐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
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明下有啐啄之
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
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錯事非機那裏如此子啐而
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
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
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
云也是草裏漢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
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
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

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
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
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
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光纔禮拜尤
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尤云你
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尤
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
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其甚麼風光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光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着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重寶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 千古榜樣 莫謗釋迦老子好對揚遭貶削 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 八棒對千三 你作麼生放過 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 既不相知爲什麼却有碎啄 天然是誰同碎啄 百雜碎老婆心切且莫錯認 啄覺道什麼落在第二頭 猶在殼何不出頭來重遭撲 錯便打兩重公案 三重四重了也天

下衲僧徒名號 放過了也 不須舉起 還有名號得底 麼若名號得也是草裏漢 千古萬古黑漫漫 填滿塞 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 雪竇一句頌了也 凡是出頭來 直是近傍不得 若近傍着 則萬里崖州 纔出頭來 便是落草 直饒七縱八橫 不消一捏 雪竇道 古佛有家風 不是如今恁麼也 釋迦老子 初生下來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目顧四方 云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雲南道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 與狗子喫 却貴要天下太平 如此方酬得恰好 所以碎啄之機 皆是古佛家風 若達此道者 便可一拳拳倒 黃鶴樓 下 踢踢翻鸚鵡洲 如火聚近之 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賤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賤剥謂之對揚遭賤則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末後只是落章為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啐母雖啐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啐各不相知當啐啐之時是誰同啐啐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巖道子啐母啐子覺無殺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雪竇不妨落章打葛藤道啐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為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裏

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此字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入眼睛得麼這句真是猶在殼裏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各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為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看
世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有入疑者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合
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錄解稱錄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為同行道伴
撥草瞻風是時雲雨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鶴湖
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雨會下作侍者十
八年在雲雨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
居雲雨左右十八年雲雨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明云
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
日忽云我會也明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雨
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為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雨凡有

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
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明禪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
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雨雖接又無數當
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
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眾云大凡行
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
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
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入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
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明手段
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
坐父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
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羣作
隊作升麼脫却龍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落
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猶自放不下影影
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
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驗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舉
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
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龍
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
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止只
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
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拳太蟲同
參時劉鐵磨在瀉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一日紫
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
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父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八舉肅宗皇帝本是代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

搔待痒果然起橫畫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

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

師塔樣好與一剎國師良久云會麼傳因長智直得

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擔帝云不會賴值

不會當時更與一撥教伊滿口含霜却較此子國師

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

掀倒禪床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捺胡人好放過一

着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陪

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

湘之南潭之比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

半合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一盲引衆盲果然隨

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

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雪竇著語云山形

拄杖子拗折了也是起橫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

祖師喪了也闍梨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此子瑠璃殿上無知識幽雪

竇著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為國有

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衍聞于帝里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粟散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天曆十年遷化山南府青銓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著有人問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難代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恠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檐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
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
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
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
普賢中間有箇牆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
麼帝曰不會却較此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
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靈寶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
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
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為箇什麼不
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五祖之語不尋常急着眼看

便來為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
消一頌祖庭事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
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
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
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
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楊和尚亦
為入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山後
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
仰山不契後問馮山山乃呼惠寂山應諾馮云出了也
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馮山處得用也只

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
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
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
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
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頌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
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
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
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
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
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
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

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
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
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
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
却較此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
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
瞻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處蟠這
裏直得摸索不著曾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團
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
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你看見麼瞻漢作麼生看聞黎

願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龍不墮正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此字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看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綖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綖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已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四舉俱抵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鈍根阿師只豎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右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抵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
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
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
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
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
入更不_下筵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筵如是三
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
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
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
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物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重居錫云只如
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物折指頭
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茶
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茶鹵若
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
什麼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
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
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
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
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
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
至遷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
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
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
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
識得這箇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杓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棒却問
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
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
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
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
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為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
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
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峻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朕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須打

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

草鞋有什麼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擲天摸地有什麼

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提令而行趨向無佛世界接

得關梨一箇瞎漢

重寶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諸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頌對揚深愛老俱朕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

揚舌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為又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朕且道重寶愛他作什麼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朕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唯是俱朕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朕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朕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以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今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

互為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誓示云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信思停機一場苦處或有

等漢出來掀翻天海揚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
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
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者

三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語也要
勤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洎合放過
險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
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得箇死漢濟
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
半分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

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牙取蒲團過與臨
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依佛越國髣髴揚州濟
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橫脫出牙云打即
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
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巖之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為
山岳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
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
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
顧後應病與藥太瀉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
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喜

自註卷之二

乃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按着猶可被箇衲子按着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火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鎮錫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頰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真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按得有什麼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澆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訂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
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彼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
約曰若一吉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
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
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
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
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此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
是恁麼明白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
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
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
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曾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
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
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

別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二尊
則肯要直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久已落
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
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
不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木梅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靈實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
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曾在無
事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
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前後相
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
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
索禪板蒲團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何曾襟裏事
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大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
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靈
寶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瞻護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 天下
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 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
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 教何誰說你要禪
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闍黎麼只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其處是無眼其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獮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入多錯會道為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久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裴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

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久若道分付與久要用打久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為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射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誰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谷

一箇半箇舉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
莫守株待兔鬪驢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曾中放教
灑灑落落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
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
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此才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
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答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
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較此字遠山無限碧
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

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嶠中張氏
書隱刻梓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
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怖暮起千邪撼惑真如
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為珠玉
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
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
量同為剪滅遣性空為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在在五蘊山中有
八万四千餘眾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
空為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為見性之功
一正去百邪之乱撥堅固甲執三昧解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
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遭大覺性為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
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慈厚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
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
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余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
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
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
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塌因茲三明再朗
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權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
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萬塵共
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廢軍既退合具奏聞

